

妈妈

● 张乾之

心雅的妈妈在她2岁时便离开了她。因为她的爸爸不靠谱，外婆一家便撵掇她的妈妈和爸爸离了婚。心雅跟着爸爸生活。

爸爸整日不着家，心雅便由爷爷奶奶照顾。

心雅上小学后，爷爷开始外出打工，支撑一家人的日常花销。心雅本来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，但爷爷不在家，奶奶的脾气又暴躁，对她时常呵斥谩骂，心雅便养成了畏首畏尾的性格，在学校显得有些孤单。

心雅原来的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，中上等，可最近一段时间，她上课时总是心不在焉，做作业也迷迷糊糊，导致成绩骤然下滑，数学、语文只能考四五十分。

教数学的张老师是个三十多岁的女老师，心雅的变化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，为提高心雅的学习成绩，她用尽了各种办法，课堂上点名批评、提问、罚站、调位……但就是不见效。

又一次数学考试，心雅考得一塌糊涂，只得了30分。张老师看着卷子，气不打一处来，严厉批评了她，说：“你这孩子，成心的吧！下课后到我办公室来。”

下课后，心雅怯生生地朝张老师的办公室走去，快到门口时，教语文的王老师也走了进来，看到心雅，温柔地抚摸了一下她的头，微笑着说：“心雅，张老师叫你来的？”心雅点了一下头，怔怔地看着王老师走进办公室。

“张心雅，进来！”张老师一声断喝，心雅不得不三步并作两步进了办公室。“你这孩子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这次才考了30分？”张老师怒声问道。心雅小声说：“我不会。”“不会？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，你脑子里想的什

么？原来学习成绩还可以，这段时间怎么老是下降？”

心雅漫不经心地在办公室扫视着，注意到对面的王老师时不时抬起头，关切地看她一眼。突然，心雅脑海中闪过一个大胆的念头，她犹豫了一下，随即肯定地对王老师喊了声：“妈妈！”声音虽然不大，但王老师和张老师都听到了。王老师抬头一看，发现心雅是正对着她喊的，心头一惊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心雅又喊了一声：“妈妈！”看着心雅那乞求的目光，王老师一下子明白了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王老师答应了一声：“心雅，我就是妈妈，老师就是妈妈！”

“妈妈！”心雅喃喃叫着，眼里流出幸福的泪水，朝着王老师快步走了过去。王老师张开双臂，心雅扑进她怀里，俩人拥抱在一起。

这突如其来的变故，让张老师看呆了，她说：“王老师，你还没结婚，怎么是妈妈呢？”

王老师笑着说：“心雅这孩子从小缺少母爱，太渴望有个妈妈了。我们这些女老师，在教书育人的同时，面对这种情况的孩子，就得像妈妈一样，承担起责任，给她们温暖的母爱。”

听完王老师的话，张老师连连称是：“王老师，你说得对。我怎么没想到心雅最近的表现和这个特殊情况有关呢？”随后，张老师抚摸着心雅的小脑袋慈爱地说：“心雅，张老师也是妈妈！”

王老师用纸巾擦去心雅的泪水，说：“心雅，你有两个妈妈了，以后可要好好学！”

心雅幸福地笑了：“我一定听妈妈的话。”

春到水城

● 耿仁国

与草长莺飞的江南相比，江北水城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。在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的时候，水城好像刚刚睡醒的婴儿，伸伸懒腰，打个哈欠，睁开了惺忪的眼睛。经过了一冬的孕育和洗礼，她变得更加美丽洁净。

风乍起，吹皱一湖春水。静默了一个冬天的东昌湖，在二月春风的轻拂下，活泛过来，覆盖在上面的如玉白冰融化了，湛蓝的湖水更加洁净，温润得如一块硕大的翡翠，晶莹剔透。春风轻轻一吹，微波荡漾，层层涟漪引起人们无尽遐思。

春江水暖鸭先知。东昌湖成了野鸭的天堂和乐园，许多野鸭在湖面上嬉戏，有的游来游去，有的扑闪着翅膀，有的则一个猛子扎下去，在湖底潜水很久，在另一个地方又露出它那湿漉漉的小脑袋……它们沐浴着春天的暖阳，呼朋引伴，尽情欢唱，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泽，俨然成为水城风景的主角，勾勒出一幅人与湖、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美好画卷。

阳光灿烂的日子里，天空一碧如洗。孩子们纷纷跑出家门，来到广场，来到湖边，尽情地玩耍，有的放起风筝——大的、小的，花花绿绿，各式各样的风筝飘在水城上空，构成一

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最妙的是下点小雨。在小燕子清脆的呢喃声中，春雨如约而至。有道是“春雨贵如油”。水城的春雨别有一番韵味。看，它细润如酥，淅淅沥沥，不紧不慢地飘落。落在地上，润绿了小草；落在湖里，唤醒了小鱼。几只小燕子在湖面上掠过，像一道黑色闪电。哦，它们正在为建新巢而辛勤衔泥劳作。

雨中漫步东昌湖畔，折一段柳枝，做一支柳笛，“呜呜”地吹着，去寻找天真烂漫的童年记忆。看脚下软软的小草，它们才刚刚露出嫩黄的小脑袋，真不忍心踏上去，打扰这些小东西甜蜜的梦。

春雨密密地斜织着，打湿了星星点点、花花绿绿的伞。在微风的吹拂下，它带着一丝丝凉意，透过雨伞的空隙，亲昵地同游人嬉戏，落在人们身上，飘进人们心里，让人们尽情享受这惬意的美好时光。

东昌湖的春天是美丽的，江北水城的春天是美丽的。愿春天永驻水城人民心中。

我的七姨

● 孙利

听姥爷讲，我七姨是在她18岁那年，因家乡闹水灾逃难去的外地，然后就嫁在了那里。那是紧靠东平湖的一个小渔村，姨父姓李名厚，与七姨年龄相当，是下洼捕鱼的能手。

七姨和姨父刚结婚时没有单独的房屋住。姨父是个勤快人，打完鱼便利用空闲时间去山里采石头，然后找了块空地，不到半年时间便修好了一座石屋。

七姨第一个孩子降生的同年，我姥爷又喜添一女，那便是我妈。三十多年后又出生了。我的出生并没有给家里带来喜气，我妈因此得了一场大病，四处求医，却始终看不到好。我出生没多久便被送到了七姨家。

此时七姨已经生养了四男二女，家里有多口人，相当热闹，我的到来又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新的乐趣。七姨热情、善良，和邻居相处得很好。我来到这儿没有奶吃，七姨每天早晨抱着我四处寻找刚生过孩子的年轻媳妇，求人家给我口奶吃，为了让我吃饱，往往一早晨要跑四五家。中午、晚上，我就吃点菱角糊糊，第二天早晨又开始新一轮“乞讨”。

七姨有四个儿子，我虽然不姓李却按顺序得了一个小名“李五”。听七姨讲，家中的四个哥哥、两个姐姐都特别疼我，每次捕鱼回来，顾不上休息，就抢着抱我或者背我，带着我爬山、赶集，玩一下午。事后多年，在一次家庭聚会中，喝多的四哥才透出实情，说当年他们并不喜欢我，之所以带我玩，只是不想去卖鱼。

哥哥们还说，一旦把我抢到手，出了家门、离开七姨的视线，他们就不用管我了，任我自由玩耍。

一天，我被四哥抢了去。四哥哄着我来到鱼市，说是带我去看大花鱼，结果到了那里就把我丢在一边不管了。他甚至忘记了我的存在，因为当我从虾池里捞出第二把虾放在嘴里的时候，他都没有发现。后来，旁边摊位上的大叔惊叫道：“快来看，这是谁家的孩子，吃了一嘴活虾。”他这一嚷，引来了很多人，把我围在了中间。四哥也过来看热闹，发现是我，不得不羞涩地扛起我，逃也似的跑出了鱼市。

那时候我才两岁多，对这件事没有一点印象了。后来，哥哥们喝酒聊天时屡次提起这件事，并且常常用这事笑话我，说我嘴馋。不仅如此，长大后我回渔村看望七姨，邻居们也问我：“小李五，你真馋，还记得吃活虾那件事吗？”“记得记得，我怎么能忘记呢？”我搪塞道：“你那时候两岁多，走路还左右晃荡呢，抓起一把虾就往嘴里塞，嘴角一边是虾头，一边是虾尾，中间冒着水，又恶心又残忍，你还记得吗？”“记得，怎么会忘呢？现在想想，嘴里还满是腥味呢。”

这个故事被哥哥们及邻居说来说去，最后倒真成了我记忆中的一部分。

我在七姨家生活了5年，这5年妈妈的病完全好了，我也马上到了上小学的年龄，就被接回了家。听妈妈说，刚回家的那几年，我很不适应，一直精神不振，而且小病不断。七姨也牵挂我，经常写信询问我的情况，好像我是她遗留在外地的一个孩子。

上学后，每年寒暑假，妈妈都会带我到七姨家住一段时间。姨父与七姨结婚这么多年，一直守着老石屋过。石屋最里面的一张床，始终为我留着。我16岁时，考上了一所外地的学校，每次寒暑假回家，都从七姨家经过，我总在她家住上一段时间，那张床也就派上了用场。

七姨非常疼爱我，我每次去看望她，临走的时候，她都会偷偷塞些钱或者东西给我，千叮万嘱咐不要让哥哥们知道，其实我的包里早已塞满了姨父、哥哥们给的礼物。

东平湖，不仅水产丰富，湖滩也很肥沃，这里的居民根本不用为衣食发愁。而我小时候，家乡不太富裕，农民靠天吃饭，如果赶上干旱年月，日子就更艰难。七姨虽然儿女多，负担重，但她一直牵挂着我，常常通过往返的骡马帮，给我们捎米面、衣物。尤其是庄稼歉收的年景，更是多亏了七姨的帮衬，我家才生活得好一些。

再后来我参加了工作、结婚生子，去七姨家里的次数少了。渔村启动了旧房改造工程，不少年轻人离开老宅，搬进了镇里，住上了高楼。渔村越来越萧条，四个哥哥一起商量，让两位老人轮流到他们家住。七姨和姨父摇摇头说，都这把年纪了，哪儿也不去。

后来，七姨得了一场大病。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，我亲爱的七姨走完了她劳苦的一生。2024年4月，92岁的姨父摔了一跤，从此卧床不起，没几个月便无疾而终。

七姨、姨父两个人葬在了一起，尘土封存了两个人的一生，也封存了一代人的故事。

